

从前那些玩意儿

CONGQIAN
NAXIE
WANYI ER

CONGQIAN
NAXIE
WANYI 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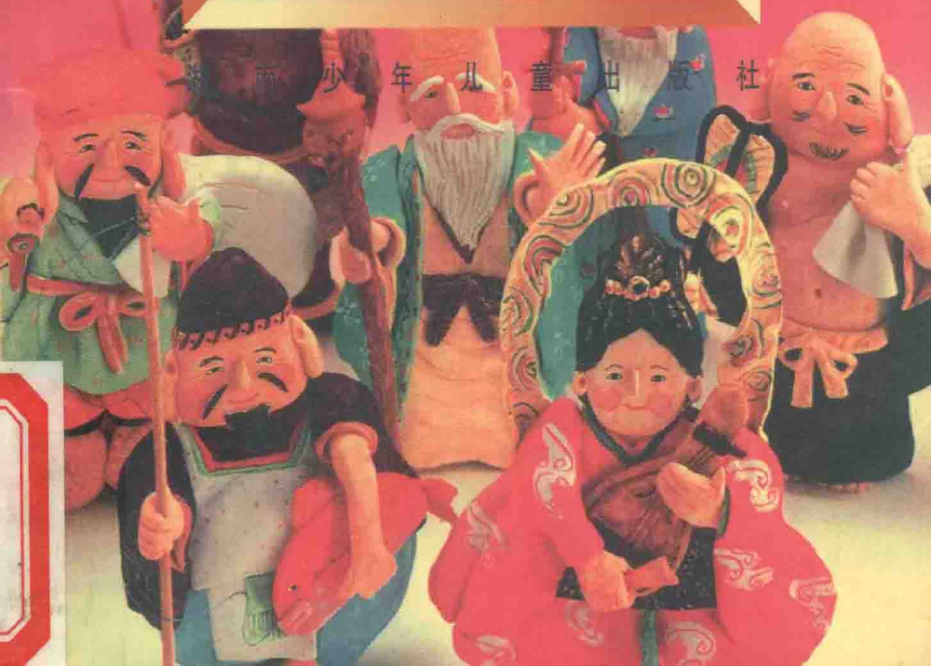
刻在记忆中的 旧时童玩

刘克定 著

KEZAI
JIYI ZHONG
DE JIUSHI
TONGWAN

KEZAI
JIYI ZHONG
DE JIUSHI
TONGWAN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从 前 那 些 玩 意 儿



刻在记忆中的 旧时童玩

刘克定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kè zài jì yì zhōng de jiù shí tóng wán
刻在记忆中的旧时童玩

刘克定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字数:7 万 开本:850×1168 印张:4.375 插页:1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熊楚健

封面设计:刘苏斌

印数:1-3,000

ISBN 7-5358-1661-4/C·711 简精定价:6.1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卷 首 语

我的儿子常常向我发问：你在童年玩些什么？

我告诉他，我的童年虽然清贫，没有电动玩具、电子游戏，但也玩得十分快乐。比如用竹叶做叫姑姑啦，跳罗汉啦，挤油渣儿啦，打漂漂啦……真是痛快！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他听得入迷了，眼睛更亮了，笑得格格格的。

就这么一讲，故事就一大串。我没有想到，我这“百宝箱”里的东西，比“芝麻开门”的宝库里的东西更能吸引他，在他心里熠熠生辉。

是的，时代的发展，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东西，但也使我们失去或者淡忘了一些宝贵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留意保存，原本是不会失去的。

面对孩子纯净的心，我能奉献给他的，似乎不应只是“超前”的意识，“到位”的生活，我常常把他带到

树林里去，听鸟的鸣叫，看阳光一束一束从树的枝叶间投射进来。

每一个人都有童年的美好回忆，每一个记忆都是一束阳光。而这束阳光，即使穿透一万个人的心，也不会失去它原来的光芒。

刘克定
1998.12.24

刻在记忆中的旧时童玩

目 录

- 單麻雀 (1)
踩高跷 (5)
斗蛐蛐儿 (8)
锤子、剪刀、布 (11)
糖人人儿 (14)
工兵抓强盗 (17)
放风筝 (21)
玩山 (24)
唱童谣 (27)
叉草垛 (31)
荡秋千 (34)
摔跤 (37)
骑竹马 (40)
玩空竹 (43)

“酒胡子”和“不倒翁”(46)

杨柳儿活，抽陀螺(49)

玻璃喇叭和梆梆葫芦(53)

小人书摊和兔儿爷(57)

拨浪鼓和摇叫(61)

小鬏人(65)

风车(68)

冰嬉(71)

踢毽子(74)

跳绳(77)

香包(80)

拔河(83)

嫁毛毛虫(87)

皮影(91)

木偶(95)

捏泥(99)

弹弓(102)

办酒酒(105)

食塑(108)

泥玩(111)

放花炮(115)

挤油渣儿(118)

水嬉(121)

跳罗汉(124)

玩灯笼(128)

竹玩(131)

罩麻雀

过年，除了玩雪以外，就是守岁，这是两大乐事。年三十起，父母不能打骂孩子，而孩子也一再受到老人的训诫，过年不得讲不吉利的话，不得打破饭碗，要讲礼貌……

大雪纷飞，在雪地里疯跑、打仗，或堆雪人，可以玩得满头大汗。池塘水面上结了一层薄冰，顽皮一点的乡村孩子使用竹竿挑上一块，用绳子穿起来，提在手里当锣敲。透明晶莹的冰锣的确是好看，但敲起来只有扑扑的响声，不好听。敲得太重，便散成碎片。于是孩子们大笑，顽皮孩子又去捞另一块。父母带我到乡下过年，总是叮嘱不能去池塘边玩，唯恐失足滑下水去。

不过，跟乡村孩子玩，并不无聊。他们时不时塞给你一个热气腾腾的烤地瓜，香喷喷的，时不时又抓一把炒蚕豆往你口袋里塞。再就是将糍粑放到火上烤，烤得



罩麻雀

香香的，鼓鼓的，松松的，再往里面灌糖或菜，非常好吃。

有一次，他们告诉我，要抓麻雀了，欢迎我参加，地点是在谷仓的地坪里。我们先将地坪里的雪扫开一大片，然后在地上支一个小竹筛，支筛子的小木棒用绳子拴着，绳子很长很长，一直牵到谷仓的一个小空屋子里，只要一拉绳，筛子就会严严实实罩下来。事先，我们都躲在空屋子里，由一个孩子朝筛子底下撒一把谷后，便飞快地跑进屋来。这时大家都屏息静待，等候麻雀来吃谷。

大概冬天找不到吃的，麻雀叽叽喳喳飞来了。有两只胆大的，飞落筛下，一边吃谷，一边东张西望，警惕性很高，只要稍有动静，它就扑的一声飞走了。

一只、两只、三只……“快点拉绳！拉呀！”“别

急，再等一下，等大部队进来！”果然，不一会，筛子底下已是一大堆麻雀，吃得津津有味。这时管拉绳的孩子把绳一拉，筛子落下，只见麻雀“哗啦”一声乱飞起来，仓皇逃命。而筛子罩下后，只见筛子突突作响，不停地跳动，大家一声“冲啊”，跑到地坪里，将筛子使劲按住。机灵一点的，便将黑黑的小手从筛子边缝伸进去抓“俘虏”，一只两只……一共有五六只，抓出来平均分配，每人一只。他们帮我用线拴住麻雀的脚，让我抓住线头，让麻雀飞，像放风筝一样。这些俘虏，我们一直玩了好些天。后来，跑的跑了，死的死了。机灵鬼的那一只，说是烤着吃掉了。他说，吃了麻雀写毛笔字手不发抖。

除夕晚上，不到下半夜是不会入睡的。屋子里燃烧着很大的树茛，满屋的烟，有一股香味。孩子们坐不住，便提着灯笼到屋后去给果树喂年饭。

屋后有桃梅李杏，还有枣树，我们在树下的地里挖一个小洞，将几粒米饭撒到洞里，然后用土覆盖好。再对着树站好，由几个孩子一问一答：“什么树？”

“枣子树。”

“来年结不结？”

“结结结。”

“结果甜不甜？”

“甜甜甜。”

问答完了，往树上贴张红纸。

所有的果树都这么敬一次年饭，再回到屋里时，已是下半夜了。

在城里过年，哪有这样丰富多彩！每到春节，我便要求到奶奶家去，那种快乐，只奶奶家有。

踩 高 跷

看过马戏团的表演，总觉得那些功夫不可思议，平常人怎么也不可能做到他们那样，既可飞，又可刀枪不入，既可吃火，又可蹈汤。那时候，只要听到锣鼓一响，就抓住奶奶的衣角不松手，死活要去看马戏。

马戏团在河床的沙滩上一扎就是好些天。秋高气爽，河水早退了，露出一大片平坦的沙滩。马戏团用布围遮一个大圆圈，只留一个小口子，作为进口。圆圈的中央，竖起一根很高的杆子，杆子顶端有一面小旗在飘扬，很远都可以看到。这圆圈，这杆子，充满神秘感，随着锣鼓敲响，远远近近，方圆数十里都有人来饱眼福。

奶奶其实只须买她自己的门票，把我捎带进去。

最叫我佩服的是踩高跷的演员，他居然可以双脚踩在五六尺高的木棒上，行走自如，真有本事。这在我看

来，与走钢丝同样惊险！只要稍一失重，人就会从半空中摔倒，比我平时走路摔倒就要惨得多。虽说危险，但人能“长”到那么高，确也非常有趣，要是真有那么高的人，多好玩。



踩高跷

马戏团走后，比我年纪稍大的孩子便学起踩高跷了。看来他们痴迷的程度不比我低。他们是用一尺来高的木桩，一头钉上踏板，脚踩在踏板上，然后用绳子捆好，就像穿上了高跟鞋。走之前，手扶着墙站立起来，一下子鹤立鸡群，高人一头，但一开步走，就浑身发颤。聪明一点的扶根棍子，没扶棍子的，就出洋相了，只好扶着墙走，一离开墙就要摔下来。奶奶一见就大

骂：“这些冤孽，硬是活得不耐烦了！”同时警告我，不准去冒险。人家马戏演员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是练出来的本事，哪像你们这样瞎搞！不吃三天素，还想当菩萨！

奶奶的警告并没有发生作用，我们几个小一点的孩子，也想过把瘾。于是把木桩弄得矮矮的，捡来几块砖头样的木块，绑在脚板底下，既安全，又使双脚脱离了地面，一下子觉得自己长高了许多，那种感觉，不去试试怎么也体会不出。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木桩也随着加长，居然也能升到两尺高了！学校举行什么庆祝活动，高跷队里少不了我。

参加工作后，读书一多，才知高跷戏原是民间娱乐活动，南北朝时候已经有了，并不是马戏团的保留节目。掌握技巧也并不难，民间很多人会踩高跷。孩提时代学习高跷，印象太深，至今难忘，我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确是一群勇敢的孩子。

斗 蛐 蛐 儿

我邻居家有个比我年纪大的孩子，是个远近闻名的“蛐蛐儿王”。他家里有个陶盆，盆子里放着几块硬泥巴，泥巴块上钻一些小孔，他的蛐蛐儿就躲在这些“窑洞”里。

这些蛐蛐儿都有个很好听的名字，什么“雷霆王”、“斗牛士”、“无敌手”、“黑旋风”、“大将军”……

“蛐蛐儿王”对我很好，不但让我参观他的“部队”，还告诉我怎样辨别蛐蛐儿的优劣以及它们的品位。

时间一长，我便学会了抓蛐蛐儿。抓来的蛐蛐儿，都来送给“蛐蛐儿王”，很想帮助“蛐蛐儿王”多增加一些“兵力”，让他成为“世界级的斗蛐蛐儿冠军”。

抓蛐蛐儿不容易，它弹跳力特强，没等你伸手，它就一蹦，跑了，再一蹦一蹦，就不见了。“蛐蛐儿王”面授机宜：要将五指并拢，快速去罩，罩住后，五指轻

轻收拢，将蚰蚰儿握在手心，再放入盒子里。



斗蚰蚰儿

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到草丛、井边、灶台、沟里……到处去找，去听，偶尔也能抓个五六个。可是辛辛苦苦抓来，送到“蚰蚰儿王”那儿，却不讨彩，他看了看，眉头一皱，说：“放了它们！”“好不容易抓来，又放了？”他很有经验的样子：“这些家伙都只能给人家当饭吃，哪能干架！”听他一一介绍，我才知道，那三只尾巴的是灶蚰蚰儿，叫得挺响，不能上阵，再多些也没用。另外几只，虽是二尾，却不是材料，最好是青黑色，平头，又会叫，叫的时候，肚皮直颤悠。可我始终没抓到这样的选手，屡捉屡放的倒是不少。

有一次，“蚰蚰儿王”要参加一个“擂台赛”了，

把我也叫了去。

只见“赛场”上瓦盆大的小的、红的白的、紫的黑、方的圆的，摆了一大片。盆子里全是“选手”，叫声响成一片。

斗的时候，是将两只蚰蚰儿放进“赛场”（一个瓦盆）里。用草轻轻去挠它们的屁股和头，让“两军”相接，展开格斗。格斗起来，像公鸡相斗一样，又跳又叫，不断攻击对方。这时围观者便呐喊助威，大喊“加油”。“蚰蚰儿王”的“大将军”连连出场，几个回合便把对手咬得不能动弹，获得冠军，给“蚰蚰儿王”争了光，只见他得意洋洋，我也笑得合不拢嘴。

几年后，我读书了，“蚰蚰儿王”也上了中学，蚰蚰儿早已不玩，都打发它们“复员”了。瓦盆子也早已不知去向。他笑着说，咱不是有钱人，哪能玩一辈子，过过瘾，够了，放了学还要干农活哩！

现在不兴斗蚰蚰儿了，有电子宠物、电子游戏、电子玩具……常常听到人家阳台上有蚰蚰儿叫，倍觉亲切，仔细去听，原来是电子蚰蚰儿，有声控的，光控的，以假乱真。但儿时斗蚰蚰儿、抓蚰蚰儿的情景，留在我心里，永远也抹不掉。